

# 悼 王 爵 榮 兄

黃 天 邁

六月十五日晚上，我正在書房翻閱國外寄來的雜誌，對面電視機螢光幕上赫然出現「王爵榮病逝美國」字幕，我為之一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電視重播爵榮兄生前慷慨陳詞的鏡頭，音容宛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午夜夢迴，猶半信半疑。翌晨看中央日報洛杉磯電訊，不幸證實，太突然了！

十八日我到中外雜誌社拜訪王培堯兄，談話離不開爵榮兄猝逝噩耗，相對歎歎。培堯兄要我寫一篇悼念文，忝屬爵榮兄知交，義不容辭。二十年前爵榮兄和我在西貢分手後，雖音訊時通，但別後他在東南亞、加拿大、美國各地生活情形，我知道的不多；只有回憶我們在西貢交往的一段時期，追敘爵榮兄的做人處世，立言交友，不過為多采多姿的生命歷程中一小段落而已。

去年耶誕節前三天，爵榮兄邀幾位老友在仁愛路都城餐廳餐敘，我也忝陪末座。餐廳老闆跟爵榮兄很熟，特別配了幾樣可口的家鄉小菜。主人照例滴酒不沾，任客人自由淺酌。爵榮兄神采奕奕，意興甚豪，除共話西貢舊事外，念念不忘監委份內工作及民隱輿情。他看我項健如昔，囑多多保重，戒烟戒酒。二十年前他就勸我戒烟酒，至今痼習未除，真愧對老友。他說過了年要去美國，回國後再圖良晤，想不到一別竟成永訣！

我與爵榮兄結交是民國四十五至五十二年在西貢，我年已半百，爵榮兄比我小十二歲，抵掌傾談，相見恨晚。我們是留法先後同學，他讀醫科，我讀法科，不同行也不同時。他稱呼我學長，我說這顯得我太老了，他才改口稱兄。我們參加官方及私人酬酢，經常碰頭，但絕非酒食徵逐。我們見面必談問題，從僑社小事到國家大事、國際情勢。談則各抒己見，從不苟同，有時為一事爭執，相持不下。爵榮兄常引用古希臘哲學大師亞里斯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吾尤愛真理。」這就是爵榮兄做人的基本原則，往往為交淺朋友們所不諒解。

爵榮兄對事認真，對本位工作負責，主持正義，明辨是非，不怕得罪人。他參加一社團活動，必成為個中翹楚，居領導地位，盡籌碩劃，有卓越貢獻。在西貢、福建、廣府、潮州、海南、客家……各幫外，獨樹一幟，為超然僑領。他對僑校醫院，出錢出力，絕不後人。他參加國際性團體，如扶輪社、青商會、紅十字會，為中堅分子。他抱定服務人羣宗旨，廣交遊，熱誠直率，關心民瘼，足跡遍中南半島、泰北、印度，照顧難民，不辭跋涉。

民國四十五年，越南頒佈新國籍法，在越南出生華僑子女都屬越南國籍。華僑羣起反對，一方面向越南政府陳情，一方面籲請我外交當局提出交涉。越方以事涉內政，堅持立場。我駐越外交官至感棘手，因循失據，僑衆譁然，致有搗毀大使館辦公室的「不幸事件」。我與爵榮兄討論此事，我個人看法：華僑有越南國籍可以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競選議員或出任公職，如美國華僑的卓越表現一樣，未嘗不是好事。爵榮兄同意我的見解，但他說此時此地，還不能說這種話，致干眾怒。他說：「僑家囿於傳統思想：炎黃子孫豈可『淪為異族』，很難接受現實，也看不到未來遠景。問題

是我外交人員要拿出辦法，拿不出辦法也要有說法，向僑衆說明。現在僑衆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當然不滿。」爵榮兄仗義執言，少數我中央駐越人員目之爲左傾，我盡力爲之辯白，爵榮兄銘記在心，從不言謝。

一次我在高爾夫球場看到一個法國人不守球場規則，舉動粗野，我好言相勸，他竟怒目相向，口出不遜。事後我對爵榮兄談到此事，他說他認識那個法國人。過了幾天，爵榮兄請我吃午飯，我到餐廳時，在座居然有那個法國人，伸手向我道歉。這顯然是爵榮兄的安排。另外一個朋友說：「王爵榮真好管閒事。」我說：「這個社會的毛病，就是愛管閒事的人太少。」

爵榮兄在西貢沒有診所，朋友就診，往往不收診費，連藥都奉送。我一天忽感頭昏，心律不整。一通電話，爵榮兄在十分鐘內趕到。經診視後，他說我的心臟已亮起紅燈，除打針吃藥外，他要我戒烟戒酒。不久康復，我竟未遑醫囑。爵榮兄外出，必告家人護士前往何處，急診電話，廿四小時都可以找到他本人，從不誤事。

爵榮兄對朋友極爲週到，每逢年節和我的生日，除因變更住址郵誤外，遠自天涯海角，必有賀卡及時寄到，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我自退休十年以來，避世索居，有友如此，是何種感受！爵榮兄終身爲人忙，他自己缺休閒輕鬆的一面。我曾拉他打高爾夫球和打橋牌，他都說時間不敷分配。此次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是助人忘己，生活太過緊張所致。

爵榮兄當選監委後，我賀以八個字：「你是最適當的人選。」他在監察院，關心國計民生，遇事追根問底，鍥而不捨，親往窮鄉僻壤，實地考察，爲建設性的建議，讜言雄辯，風骨鏗鏘，爲衆所週知，絕非譁衆取寵的幼稚一羣可比。他的猝逝是親友的損失，監察院的損失，國家的損失，能不同聲一哭！

「一隻小燭發射的光多麼遠！  
正如一樁善行照耀在擾攘的人寰。」——莎士比亞

七十四年六月廿一日於新店蝸廬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民大會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豐富，自少年時期即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僞內幕，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①左起：王爵榮、余俊賢、黃尊秋。

②左二起：李崇年、馬樹禮、王爵榮、王培堯(文見16頁)。

